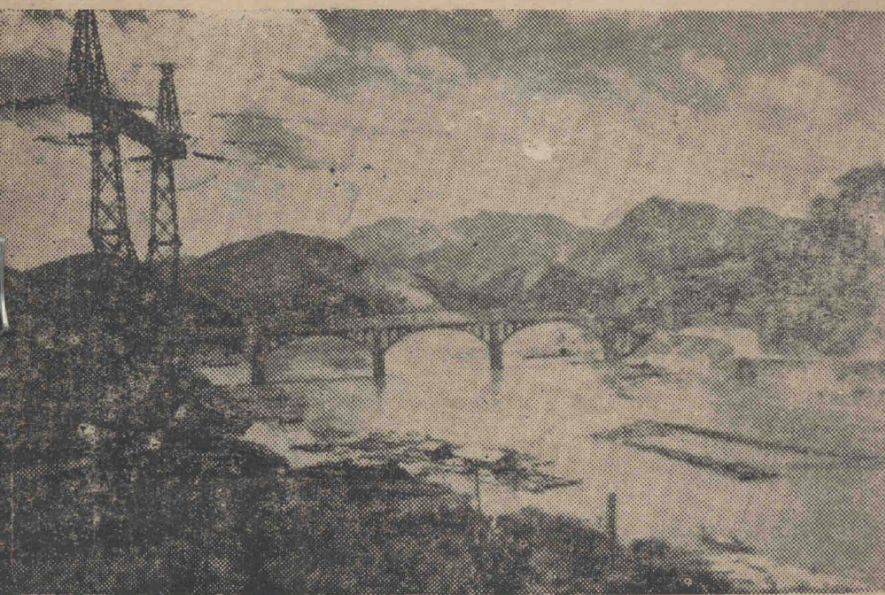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闽北名胜古迹

闽北報 社文史研究組

閩北史話 (初稿)

閩北名勝古跡(一)

目 次

南 平

- 龍津春浪..... (1)
明翠閣..... (4)
黢淡洪濤..... (7)
延平雙塔..... (10)
三千八百坎..... (12)

泰 寧

- 甘露岩..... (16)

將 樂

- 玉華洞..... (22)

順 昌

- 龍頭岩與萬載橋..... (27)

光 澤

- 烏君山..... (30)

封面：南平風光 (叶大開攝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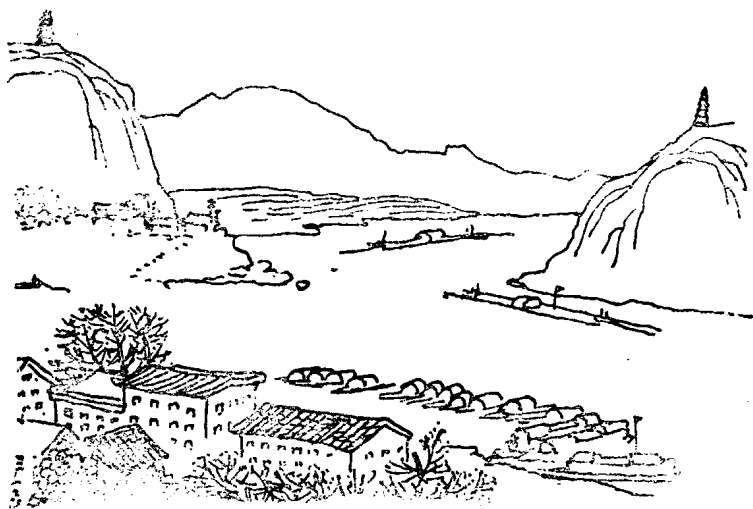
龙 津 春 浪

站在南平人民公园临流向东眺望，只见清澄的溪水，宛若一条银色蛟龙呼啸东去。那二水交流处名龙津，又名剑津，是建溪、富屯溪汇合点，是闽江的起点，也是南平旧称八景（九峯月朗、三寺云深、龙津春浪、猿洞秋风、中岩瀑布、黯淡洪濤、梅山朝旭、衍麓晴霞）之一的龙津春浪。龙津春浪不仅四时之景不同，而且朝夕不同，晴雨不同。当晨曦微露时，水面上散发着弥漫的雾气，龙津复盖着一层轻盈瑰丽的面纱；旭日东升时，霞光轻照，龙津泛滚着万斛明珠；夕阳西沉时，龙津犹如金黄游龙，全身鳞甲似锦；夜色深沉时，龙津辉映着万家灯火，闪闪发光，好似元宵灯市，闹热非凡。但这一切是龙津的静态美，真正的美、美在那“桃花春浪暖，飞上五云端”（明 刘璋）的时候。春雷隆隆，春雨霏霏，龙津一变她往常的静俏，水暖溪涨，汎濤汹涌澎湃如万马奔腾 似游龙戏水，前人形容此刻是“浊浪排空春洗洗，神光拔地夜悠悠。（明·吴恭）“挟一天之风雨，跃三尺于深渊”，此情此景使许多前人联想“双剑化龙”的故事。明代有位陆嵩写道：“滚滚桃花浪拍空，雷声入地势何雄。祥光夜夜干斗牛，神剑当年此化龙”。

相传六百多年前，晋朝惠帝时，有个官封广武侯的张华夜观天文，仰见南斗，牵牛两星之间有异气。张华请教精通天文又善鉴剑的雷焕，是主吉还是主凶？雷焕捋了捋胡子说：据我看是宝剑的精气上冲云霄，这剑还很可能在丰城县内。张华就保送雷焕去做丰城县官，再三叮嘱他到时要留心找寻宝剑。

雷焕上任后，挖丰城监狱屋基，挖至四丈余时发现一石盒，

石盒里盛放着两把宝剑。第二天雷焕派人送其中一把给张华，一把留着自佩。左右有人说：张公也是位识剑的人，挖到两把只送一把会不会见怪哩？雷焕说：此乃灵异之物终不能为人久佩。张华收到宝剑喜出望外，一看原来是古代名剑干将，就写信给雷焕问道：干将既在为何莫邪不至，想必在你那里？现在虽然分开，终有一日要合在一起的。后来张华被赵王伦陷害而死，干将也散失，不知落在何方？雷焕不久也病死，将莫邪剑传给儿子雷华。雷华到某地上任，佩剑乘船经过延平津。雷华为附近山水所吸引，跨出船仓立在船头观望远山近水，正望得出神时，佩剑突然跃出剑鞘，坠入水底。雷华失去传家宝心焦如焚，忙命船夫停船潜水寻找。那人游至水底不见宝剑，但见两龙各长数丈，偃依一起，吓得船夫慌忙潜出水面向雷华报告。刹那间光彩夺目，波浪惊沸。雷华想起父亲曾说过不能为人久佩的话，也就不再找寻，扬帆而去。



龙 津 春 浪 （陈健）

神劍化龍的故事代代相傳。古代有不少詩人訪南平，游龍津，探劍、覓劍、憶劍。唐朝詩人歐陽詹就寫過“想象精靈欲見難，通津一去水漫漫。空余昔日凌霜色，長與澄潭生昼寒”。也有人借物喻情，宋代詩人劉子翬詩”。……寓縣兵猶斗，乾坤网正寬，殷勤囑龍劍，莫久臥波瀾。“也有人作詩自慰，明王鏊詩”“兩鏢當年誤入流，至今投贈未曾收。千秋神物几時去，空笑詞人尚刻舟”。

劍是古代人民逐鬼辟邪的神物，人們編織了神話，把南平又加了劍津、劍州、龍劍、龍津、劍潭、劍津等別名，正表達了人們期望有朝一日縛住蒼龍，用利劍斬斷那沉重的封建鎖鏈，過着理想美滿的生活。

解放了的人民已經勝利的縛住了蒼龍，斬斷了鎖鏈，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再是那“莽莽荒蕪岸，回回亂石灘，雨寒收市早，風急泊舟難”的古旧山城”。如今輪船、帆船、木筏穿梭不停地航行在水花飛濺的碧水里。兩岸山峯上的電纜閃閃發光，直插雲霄。火車奔馳在“一輪皓魄夜三更，九朵芙蓉白昼橫”的九峯山下，龍津水畔。這是勞動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，精心描繪的最新最美的新龍津春浪圖。郭沫若同志1962年秋來南平曾作詩：“山圍八面綠，水繞二江青，……昔傳雙劍合，今見萬家榮”。“萬家榮”是新龍津春浪的絕妙題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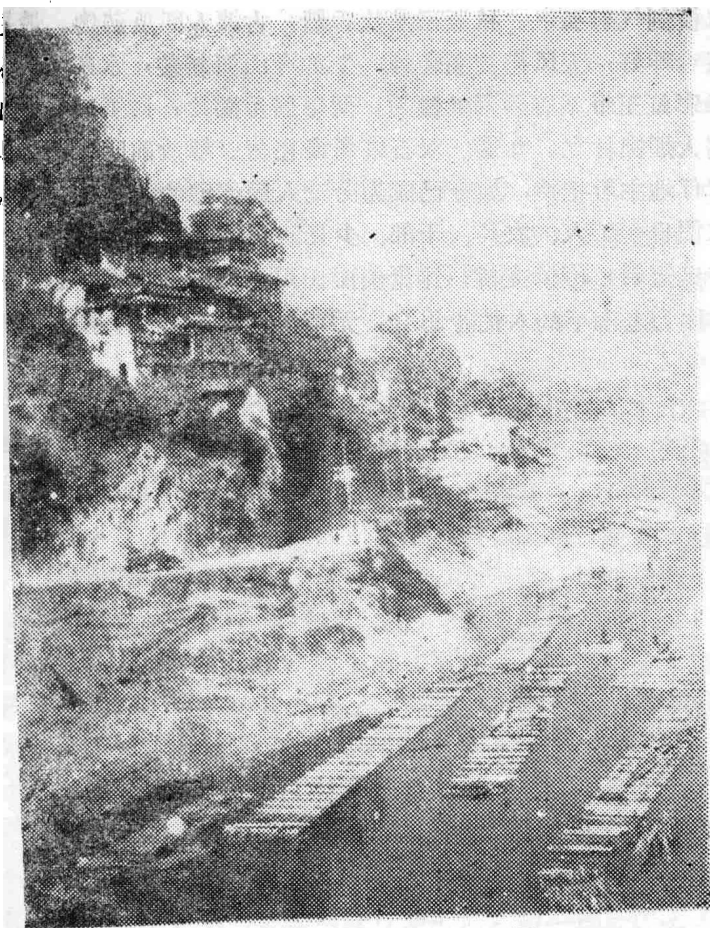
注：干將古代寶劍名。《吳越春秋·卷四》干將者，吳人也，與歐冶子同師，俱能為劍。莫邪是干將的妻子。陸廣微《吳地記·匠門》載：吳王闔廬叫干將鑄劍，鐵汁不下。干將妻莫邪問計。干將說：“从前先師歐冶子鑄劍時，曾以女人配爐神，即得。莫邪聞言願投身爐中，鐵汁出，鑄成二劍。雄劍叫干將，雌劍叫莫邪。

明 翠 閣

明翠閣在南平市东郊凉伞铺(山名)的凤冠岩前，凤冠岩山势雄伟，形如狮子，清澄的建溪从岩前流过。相传明翠閣下的河道是狮子口，水势汹涌，河床落差很大。南平未开城前舟楫不通，陆路也只有溪边一条山径小道，随后辟开河底礁石，才勉强可通舟船，故有“打开狮子口，现出黯淡滩”的传说。

凤冠岩上古树挺拔，枝繁叶茂，明翠閣紧贴悬岩削壁藏在那郁郁苍苍的丛林里。在明朝时凤冠岩只有一个小小的观音閣。清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扩建，并改名为明翠閣。远看明翠閣象一条长龙迴绕着岩石蟠旋直上，“五步一亭，十步一閣，廊腰縵迴，簷牙高啄”绿树丛中隐现着亭榭楼台，画廊石塔，鸟语花香颇引人入胜。从公路旁岩壁拾级而上，穿过雕着“明翠胜境”的山门，到了大殿，从大殿漫过接龙桥，顺着螺旋形的亭子通道盘旋而上进入百角楼。百角楼悬吊岩面，距地面足有二十来丈，凭栏俯视延建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也显得小了很多。墙壁屋角上有浮雕壁画，相传屋上的装饰画是名泥水工谢永哲骑在几十丈高的翘角上描绘的。在当时工具简陋的情况下，能够在无法攀登的削壁上建成如此繁复的楼阁，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惊人毅力。

清人朱鉉明翠閣題詩有“四面青山皆入画，春花秋叶隔桥红”的诗句。诗中所说的桥自然不是今天所能见到造型美丽的水东大石桥，(这座石桥是1959年11月动工，1961年7月1日正式完工)。旧桥是座浮桥，在城东旧建宁门外，用三十八条木船连接而成，到清朝末年全部毁坏，国民党反动



明翠閣远景 (叶大开摄)

统治政府根本没有过问修桥的事，来往行人只能靠渡船。

倚百角楼眺望远山近水，尽入眼帘，诱人景色常引起诗人诗兴，不少诗人画家曾来此吟诗绘画。清代有个诗人写道：“三画巡閣倚巉岩，眼底溪山尽不凡。峯带丹烟浮紫盖，

水横剑气射孤帆。秋原稻熟炊香爨，古渡人回负药篮。最是合尖台畔好，天风拂桂满轻衫。”如今山河新装，水东大桥象一条彩虹玉带系着碧翠的建溪，两岸新房櫛比，造纸厂、修配厂高大烟囱林立。九峯、双石塔遥遥在望。解放前明翠閣为少数官仃地主所把持，如今已成为劳动人民休憩的好所在。每逢周末假日，工人、农民、干部、少先队员前呼后应，络绎不绝，登凤冠岩，跨接龙桥，饱览美丽山川，尽情地欢唱休息，那些被称为老南平的人忆昔思今，无不异口同声地惊叹换了人间。

（叶友璜）

黯 淡 洪 濤

南平的东溪又名建溪。建溪是源出浦城，崇安，松溪三县的五条溪水在建瓯城下合流而成，南流一百三十里至剑津。建溪滩多水急，流至南平安丰桥附近，激烈冲击着突出水面的嶙峋巨石，水花四射，声如宏钟。这儿，就是著名的险滩——黯淡滩。

过去这儿水势险恶，礁石又犬牙交错，变化莫测，宋朝著名爱国诗人辛弃疾曾把它比作险如长江三峡：“片帆何太急，望一点须臾去天咫尺。似三峡，风涛嵯峨剑戟”。元朝诗人萨天锡写道：“长滩乱石如叠齿，前后行船如附蟻，逆湍冲激若登天，性命斯须薄如纸。……十步欲进九步落，后滩未落前滩逼。上滩之难犹如上绝壁。虽有孟賁（传说中的古代大力士）难致力。滩名况复呼黯淡，过客攢眉增叹息。……”诗人形象的描繪，在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勤劳勇敢的舟人在一篙一点与激流险滩搏斗。

关于黯淡滩民间传说是这样的：

相传古时候，在现在黯淡滩的地方是一溪清流，左岸上，有一个专供行人乘凉歇脚的“马站五里亭”。在亭下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奇异的大岩石。每当终日辛劳仍不得一饱的砍柴人经过时，岩石上一个小孔里会自动掉下三个铜钱来，给他们买草鞋穿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久这个岩石会掉钱的消息，被五里亭下一个“百万”财主知道了。这个财主是个“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钱”的财迷恶霸。他说：这些穷鬼命薄只有个三铜钱的福，要是我去说不定要落下金錠、元宝哩！于是，他把妻妾儿

女都带去了，奇怪的是尽管这个财主老小一窝在岩石前转了又转，跑了又跑，烧香叩头，不要说金錠、元宝，连一个銅錢的影子也沒有。那财主大为扫兴，就回去与狗腿子商议。狗腿子献计道：老爷为何不下令叫那些穷鬼把衣服剥下来让老爷穿，再去岩洞边转转，自然会有錢落下来。财主一听有道理，就命爪牙去强剥农民樵夫的衣服，一家人化装成樵夫又去岩石边打圈圈，结果仍然不见錢落下来。财主再也隐藏不了贪暴兇横的本性了，就气汹汹地命狗腿子用鉄鏈狠敲岩石，敲呀，敲呀！只听轰隆一声，从岩石里飞出一头金鸡，那鸡一头钻入水里，掀起了巨浪，财主一家被巨浪卷进了水底。万恶的财主死了还变成一块块大小礁石，妨碍来往行旅客商。真是“蛇死还有三分毒”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黯淡滩的由来。

黯淡滩因为怪石星罗棋布，水花四射被称为南平八景之一。

黯淡滩被那些有“雅兴”的人视为景，但对那些终年航行在建溪上的劳动人民却带来很多不便。过去民间流传着“一百零八滩，十船过去九船翻”。黯淡滩又是险滩中的险滩。历代劳动人民虽然以惊人的毅力巧妙地航行在激流中，可又是多么期望凿掉这些相传是财主化身的礁石啊？反动统治阶级不但不修整河道，反而愚弄船民、敲诈船民。他们把黯淡滩“神化”，在滩旁建立神庙，要船民早晚焚香，逢节礼拜。一面向船民、旅客收行船捐、捞葬费。清朝衙门光南平一个关卡每年就搜括了四千多银元。他们用这个数目的另头部份，买了几只不能用的船，系在江边，说是救生用的。到国民党统治时候，捐款的名目更多了，可是连那几只救生船也被盗卖私吞。江面上经常漂浮着尸身破船有谁过问。

解放后不久，党和政府关怀船民的安全，大规模地整治江

灘，千百年来认为“錐凿不能平”的黯淡灘被清除了。如
这儿山青水秀水平如鏡，滿載大米、松香、土紙的帆船和成
成联的木排鱼貫而下，黯淡洪濤已成为建溪春曉了。

这儿并且是建溪水库拦洪坝的理想坝址，将来随着国家社
会主义建設需要，雄伟的大坝一旦建成，建溪两岸的面貌将起
根本的变化，那时建溪的水将变成强大的电流，变成建設社会
主义的白色金子。

延 平 双 塔

南平这个古老的山城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。当你从闽江逆水而上，或站在市区开阔地带向东遥望，江旁有两座山峯各矗立着一座石塔，那就是点缀南平风景，被许多地产工业品选为商标的延平双塔。姊妹塔也有着一段故事呢！

双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以前，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竣工。双塔都是实心石构，平面八角，高七层，第一层至五层各面雕有佛相、龙、花草、鹿等。塔顶有铜制刹，悬有铜铃。水南塔建在水南九龙岩顶，高七丈，基座外尚建有石栏干。水东塔建在水东鲤鱼山，高九丈。每面第三层皆有石雕“民财永阜”、“文运遐昌”八个大字。

在古代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还不能科学地去理解，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迷信思想与行动。封建统治阶级制造迷信，利用迷信，诸如“风水”、“龙脉”等愚弄人民，吓唬人民，巩固自己的统治。明朝统治阶级之所以倡建双塔正是为了达到愚弄人民的目的。

明代到了中期，政治更加腐败，贪污横行，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，农民处在饥饿死亡线上。正统年间沙县曾爆发了邓茂七农民起义，烈火在南平几百里方圆以内燃烧。农民起义失败后，统治阶级一面加紧统治镇压，一面进一步利用风水迷信等来麻痹愚弄人民。到万历年间南平人民生活更加痛苦，统治阶级为了掩盖尖锐的阶级矛盾，说什么南平文化经济衰败是因为“郡前东西溪交流直射……”。因此要在九龙山建一个宝塔收东溪之水，鲤鱼山建一塔收西溪之水。因此就把双塔建起

来，

在民间也有一种传说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南平的山是宝山，水是灵水，原是个“世外桃源”，人们相处一起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各不相扰，安居乐业。后来出了一个妖怪，劈开宝山，放走灵水。宝山变穷，灵水作恶，“世外桃源”失去往日的安宁。人们为了战胜邪恶，想到牛鬼蛇神最怕火光。两水合在南平城下然后东流，正好是个“人”字形，在溪旁建两座塔犹如加了两点，水变成火，驱邪镇妖，祈求山城永远象火一样旺盛，烧尽贫穷和苦难。

民间的传说虽然充满了神话的色彩，比起统治阶级编的那一套要有意義的多了。今天南平已起了根本变化，古老的山城充满了青春活力，不过使山城年青的当然不是传说中的火，而是波澜壮阔的革命烈火。

三千八百坎

三千八百坎是闽北名山之一，位于南平市东北隅二十华里处。一百万年前，本省地壳发生强烈的上升运动，影响了南平附近地势的变化，如今三千八百坎一带的山岭隆起，东侧发生断裂，沿着断裂上升的三千八百坎便显得峻峭如削。昔日从山脚至山顶要步行三千八百级石阶，所以名叫“三千八百坎”，后经重修，现实有五千零十五坎。

相传很早以前，这里仅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到宋朝时候，杨令公的女儿杨八妹，带兵从赣南出发，经闽西上杭、龙岩一带来到此地，因山路崎岖，调运粮草不便，即令部下士兵联合当地群众，用碎石砌成这条山岭，以便通往顺昌、邵武、光泽等地。当然，这只是民间传说，历史上并没有正式记载。

岭中坡度由小而大，在二千多坎以下，约有三十度左右，以上坡度逐渐加大，到岭巅二百公尺处，达到六十度以上；如果两人步行，后者仅能望到前者脚跟。但岭上石阶差距相等，而且石面很平，行走不感困难。全岭三分之二路程是绕峻岩峭壁而过，所以路的一边是怪石嵯峨，一边是陡峭深谷，非常险要，路旁什木丛生成为天然保护物，行人可安全无虞。

三千八百坎之所以能成为名胜，不仅是它有许多耐人寻味的的神奇传说，更重要的是它的绮丽景色引人入胜。沿岭山脉蜿蜒，峰峦叠起，不但耸峙着一座座秀丽的山峰，隐现处处幽静的林壑，而且在附近二十余里的高原上，散布着许多形象生动的名胜奇景：如虎头岩、滴水岩、猫儿洞、狐狸隴、鸡冠山、虾蟆石、鲤鱼山、笔架石、五马槽、七星斗、孔雀坑、龙

等等。其中以龙井窟最奇，窟在岩石中，常出清水一泓，不涸，千人饮之不竭。

从岭脚至岭巅，要经过三个凉亭、一个山村，山村半坎，名叫半坎村（也称半岩村），村之四周地形险要，上是峭壁，下有深坑。当地群众传说：孟良在此立过山寨，杨八妹带兵破寨，起初连攻数次不克，后来趁着迷雾瀰山的早晨，攻破此寨，而今相传山间的雾是杨八妹带来的。

这里的雾变化多端，早晨迷雾重重，似烟非烟，似纱非纱，咫尺之内，不能见物，整个山头好象淹没在茫茫大海之中。

到半岩村，迷雾顿时消散，晴空万里，草木皆清，远近群山露出裸体，有如卧虎，有如睡狮，有如奔马。山溪从绿荫树下潺潺流过，溪水在落差高处形成山间瀑布，低处凝绿碧澄，无比明净，日光透过树梢直射水底，映照着五彩鲜亮的卵石，历历可见。

半岩村尾，还有两块神奇岩石，嵌在道路两旁，相传昔日此石能昼开夜合，后来也是杨八妹破寨时用宝剑劈开的。她破寨后，将宝剑插在石岩中。时过数载，有一牧鸭老人，见岩中宝剑就伸手拔出，顷间，数百只鸭头全部落地，老人心慌，随将宝剑重插入岩，鸭头也即恢复原状，事后无人再可拔出此剑。实际上看不到这把宝剑，传说不过是无稽之谈。

从半坎村而上五里处，是半岩亭，亭中历代文人墨士题有许多诗篇，可惜有的因年代过久，字迹不明，其中有明朝诗人王际像昌留下的诗句：

峻峭巉岩灵气通，横斜古道逼高松，
初沉落日千山雨，乱卷浮云满树峰，
放眼高天垂宇阔，振衣峭壁世缘空，
何须谢眺仙人句，一哨声传万谷中。

过牛岩亭，再往上登，越上坡度越陡，行人眼睛只能向前平视，如转身俯视山下，毛骨悚然，胆小的两脚会发抖。走路尚且如此，不能不敬佩当时劳动人民为了修通这条路所付出的艰辛劳动。

岭顶有七株千年水杉树，郁郁苍苍，傲然屹立。站在岭顶举目四顾，群山美景，尽收眼帘，俯视山下，只见烟波飘荡，雾气从坎脚冉冉上升，象湖水翻腾一样卷拥而来，一会儿，云消雾散，山下林麓、村舍、田园历历在目，遙见闽江源流如带，閃閃如同银练。

岭巔右侧，群峯梳立，形似笔架，当晴空无云时，又象宝剑插入天庭，登上峯顶，如置身云端，俯首下视，深不见底。

岭巔左侧，紧接茫蕩洋。茫蕩洋是南平附近最高山峯，海拔一千六百余公尺，顶上一片平原，横绕山顶二十余里，终年严风凜凜，地面长有一种青苔，质如海绵，脚踩下去，具有弹性，如踩久了，下有水滴上浮，当地群众称为“冷水浸牛皮”。传说昔日延平府城原拟建此，后因此处水土轻于山麓，且以交通不便，故作罢论。这当然是牵强附会之说，不足致信。但此处地形确实极为奇妙。

茫蕩洋上，不长什木，只长苍松和茅草，这里松树与众不同，树干低，针叶短而硬，顶端则枝叶茂密，平复如伞，年年如斯，其形不变。茫蕩洋上常有猛虎往来，近年猎人采取各种办法捕杀，才见减少，日间游客不必耽心。此外，茫蕩洋上还散布许多形象逼真的岩石，人们按其形状都给以命名，如虾蟆石、仙人鞋、仙人睡椅、母鸡孵小鸡、米耙石、棋盘石等等。相传从前有个牧童，在此迁到一位仙人，仙人請牧童在石上下棋作乐，临别时，仙人告诉牧童说：“三千八百坎，坎坎出黄金”。牧童回家后，回头再到三千八百坎，按仙人指点，用锄

挖黄金，从第一坎一直挖到三千七百九十多坎，都没有挖到黄金，气愤地回家去了。谁知仙人说的“坎坎出黄金”就是三千八百坎的倒数第二坎，后来被另一个忠实勤劳热爱公益事业的农民修路时挖得去了。

站在茫蕩洋边缘，俯瞰群山脚下，南平市区依山旁水，房屋鳞比。但是要想把南平市新城尽收眼底，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因为这个山城的房屋，是重重叠叠地建在山脚和山腰之间，而新南平市区又比旧城扩大两倍，纵横有一、二十华里，两头沿着溪山之间的狭长地带延伸。这样弯弯曲曲的奇特山城，怎能一览无余呢？但在这里可以看到闽北山区富源开发和工业勃兴的雄伟景色。远眺南平火车站，一列列火车徐徐开出；东面和西面沿着建溪和富屯溪两旁烟囱林立，厂房毗连，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兴景象，告诉游人：南平是古老的城也是年青的城。

（陈显新）